

小說月報叢刊第三十四種

包以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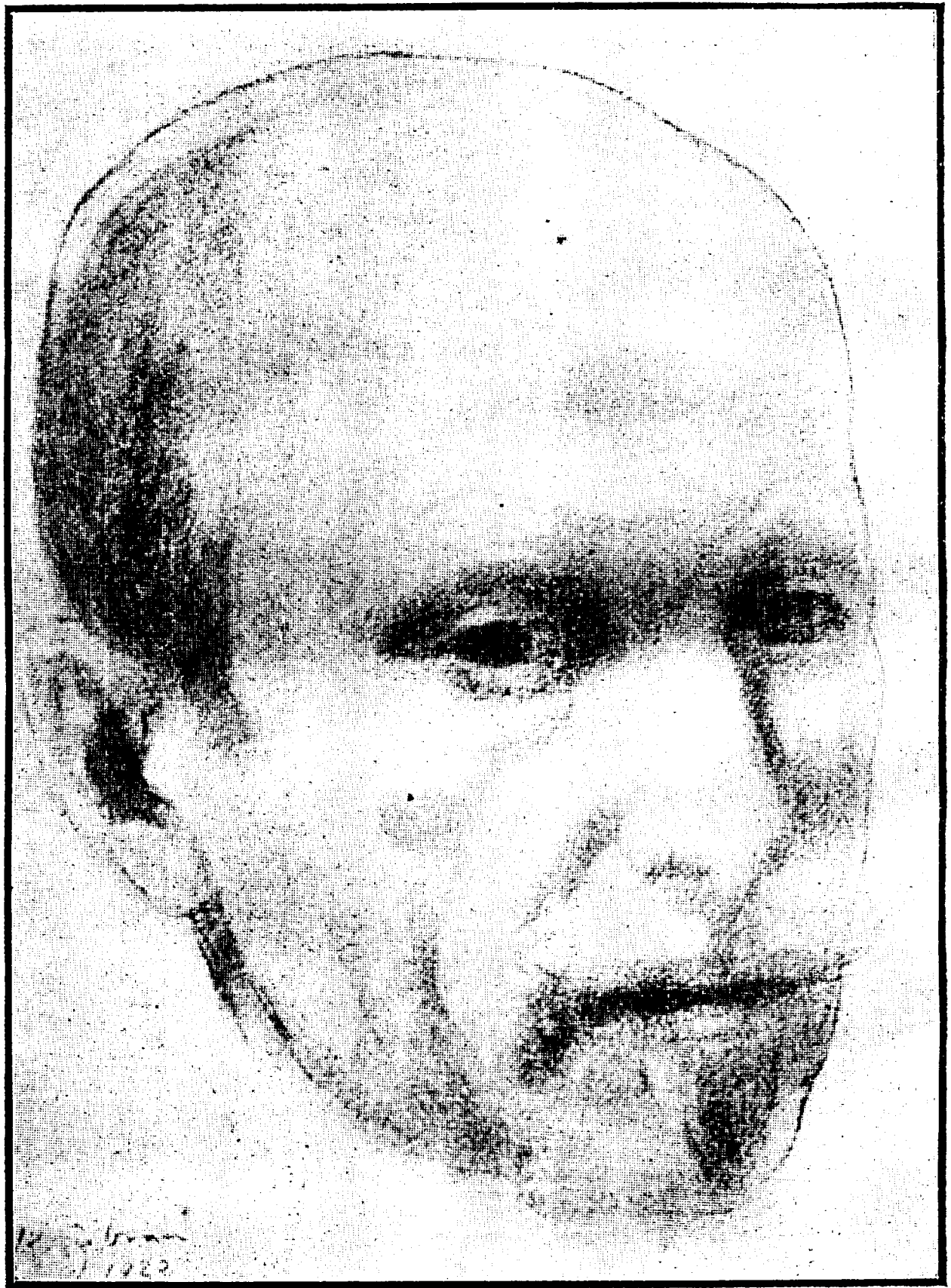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爾 以 包

1924

## 目次

|             |              |
|-------------|--------------|
| 挪威現存的大文豪包以爾 | 沈雁冰(一)       |
| 包以爾傳        | 沈澤民(一四)      |
| 包以爾著作中的人物   | 沈澤民(二六)      |
| 包以爾的人生觀     | 沈雁冰(三四)      |
| 包以爾著作之英譯本   | 沈雁冰(三九)      |
| 卡利奧森在天上     | 包以爾著·冬芬譯(四〇) |



包以爾像

## 挪威現存的大文豪包以爾

沈雁冰

若有人問：瑞典現代的文學界可以舉什麼人做代表；我們立刻可以推舉出兩三個人麼？

可以的！我們可以毫不思索地說出兩個名字來：其一是他的大詩人赫騰斯頓（Verner von Heidenstam）——這個名字若照瑞典文寫出來應作 Verner af Heidenstam 但因 Heidenstam 氏自一七七〇年因貴族的關係改 af 爲 von，沿用至今，很像一個德國人名了。餘一便是女文豪大小說家散麥拉綺爾羅孚（Selma Lagerlöf）了。

若有人再問：現代挪威的文學界可以舉什麼人來做代表呢？

這也是可以毫不思索地說出兩個名字來：其一是哈姆生（Knut Hamsun），

挪威現存的大文豪包以爾

餘一便是包以爾(Johan Bojer)了——這兩位都是小說家。

瑞典詩壇的偶像，——正也不妨說是斯干的那維亞詩壇的偶像——赫騰斯頓「居之」久矣，恐怕也實在祇有他能有做領袖的資格。但是除德國而外，歐洲人尚不大理會他；這緣故一半是因為他的文調急促而文情隱約閃爍，本來就不容易理會，一半是因為他的文體過富於浪漫主義的色采，非現代人所喜歡。哈姆生的文名不廣布於英美，至少也是受了他自己著作的本身的影響——在文壇高唱「文學社會化」的時候，主觀的自傳的著作也是不大歡迎的。從此也便可以明白為什麼拉綺爾羅孚和包以爾——在他們本國，和赫騰斯頓與哈姆生聲名相並的呵！——偏能早得國外文壇的注意。

所謂「瑞典散文之主母」的拉綺爾羅孚很配名列世界現存諸領袖文豪之一，是無待申說的；她是瑞典學會(Swedish Academy)諾貝爾文學獎金即由此

學會授與的) 定額十八員中唯一的女會員,她在本國文壇上的聲譽,數十年如一日,在近來新進文家極多與文藝思潮變換極快的時候,她也從未受到一言的攻擊。她所以能如此的受人一致稱賞,實在因為她的著作含有兩個特色:(一)是文體的精醇和活潑,無人能及,(二)是能表現瑞典民族的內隱的神秘性。這兩點若分離了,沒有一點能使讀者注意,但是合起來却好造成了拉綺爾羅孚不朽的盛名。但凡讀過“Gosta Berling”和“Jerusalem”這兩部書的,總說得出作者描寫那半覺醒而尙未到啓明時期的意識,何等地朗澈,使人歡喜。人類的運命在拉綺爾羅孚眼裏看出來,覺得過去是困阨的,現在是困阨與康樂交錯的時代,將來却一定是康樂。

同樣的思想又見於包以爾的著作中;似乎包以爾的帶悲觀色的樂觀思想更欲來得顯明些。我們便說他們倆是代表斯干的那維亞文壇由自然主義轉移

到新浪漫主義的，也不算過甚啊。

這樣的說來，包以爾在現代斯干的那維亞文壇上的地位，多少可以明白一點了，以下便先講包以爾的身世罷。

\*

\*

\*

\*

挪威現代的兩個代表的文豪哈姆生和包以爾出身都是寒微的；哈姆生的身世，我在海外文壇消息第一和第十五兩條中曾約略說及，包以爾的身世也在海外文壇消息第二十八條中提起過，現在不妨再說幾句。

包以爾是一八七二年三月六日生於挪威的奧克特爾蘇倫 (Orkedalsø-

ren) 鄉，這是相近於德倫的英 (Trondhjem) 的一個鄉村。父與祖的名氏都不甚可考。僅知他的母親是人家一個婢女，既生了他，其勢不能自行撫育，遂把他寄乳在列森 (Rissen) 地方的一個鄉人家裏。那個乳育他的女人名愛麗絲佛頓；在



她自己的一羣孩子裏，包以爾也長大了。

包以爾那時的生活除一星期中到鄉小學讀兩天書之外，就是釣魚和牧牛。因為他彷彿是個棄兒，沒有人照顧，他的衣食全恃替人做工換來的，所以連這一星期兩天的書都讀不長久；大約在十三四歲的時候，便不讀書，在一個鄉下人名字叫做 Andreas Fallin 的那邊做工了。一直到十八歲，不知怎樣被他進了德倫的英 (Trondhjem) 的一個陸軍小學校（訓練下級士官的）在那個學校裏讀了三年書。雖在這陸軍學校裏，他却滿意想做個詩人，所以一出學校，更不進營服務。但是為生活所逼，也不得不想個謀生的方法。因此他轉而進一個商業學校學習一點速成的商業知識，以後數年的時間，完全費在歷試各種謀生的方法。他曾到陸福羣島 (Lofot Islands) 上做魚販，又曾做捐客，又曾做經理縫衣機的小商人。在這些不斷地和生活競爭的時間內，也做成了兩本書：“En Moder”（義

云母親）是一八九四年出版，“*Holga*”是一八九五年出版。這兩本書倒也是小小的成功，他公然被視作一個著作家了；他乘這第一次的榮運遂旅行到巴黎去——因為文學家不可無旅行。

事情很不能像他預料的那樣順利，他從巴黎趕回來——經過荷蘭——仍是一個不名一錢的著作家。以後發表了謊的勢力、世界的面目、人生偉大的餓者等書，還總算是半成功半失敗；同時他又旅行意大利德意志丹麥英法，足跡幾徧歐洲。現在他是一個成功的文學家，最近的著作“*Dyrendal*”一出版就引起國外文壇的注意，著作譯為德法文已有多種，譯成英文的有五種，都在兩年以內出版的。他的同國人 Carl Gad 曾著一本書研究他的著作與思想，名爲包以爾其人及其著作的，現在也有英譯了。

他見在住家在赫佛爾思達（Avalstad）鄉。

包以爾的著作曾被比擬爲『初夏的到臨，吸收雪與日光的混合品』（本是包以爾著作寶地內的一句話）雪是包以爾著作中的悲觀思想，日光是樂觀；包以爾著作中的漸次發展的樂觀思想裏常帶有悲觀思想的淡色，却好像初夏到臨時在暖烘烘的漸漸得力的日光裏帶有雪的寒冷的氣味一般：在挪威的初夏簡直就是這般的。英文學家高斯倭綏（John Galworthy）批評包以爾的著作道：『他那冷酷的寫實精神是具有包容深沉的陰暗及北方的日光與美底民族的特色。』這兩個比喻都是確切的，但都不是一望得解的，不能沒有一些更具體的解釋。

我們先須明白包以爾是一個有理想的人。他是一個思想家，對於人生的一切問題曾下過苦思而煩悶的辯難。他解剖人生的祕密，透過他的路程直抵其最

後的目的——人生的律令與價值。包以爾著作中的人物大半是描畫或代表一個健全的理想；他們不是「人」，却是「人生」的某欲念某行動與理論。換句話說，他們都是象徵的。這種樣的表現法每易減少著作中的寫實色彩至於無，使讀者祇覺得有著作家一個人在那裏說話，而不覺有「人物」；但是包以爾能够趨避這一層危險。在他的著作裏，仍都保留着「寫實」的氣色。不論我們讀人生呢，或是讀偉大的餓者寶地等等小說，總覺得其中的男男女女都是「活人」，決不至覺得他們是「人生」的象徵，是力是時是命。他的著作是寫實的，却又不止於寫實。

但又要明白：包以爾雖是個理想者，却決不是一個空想的理想家。他對於人生的樂觀也不是說人生是處處順利，毫無荆棘，乃是謂人生的終極總是有希望的。我們看他描寫人生裏愛斯屈利的命運便可明白。

人生的結構和命意大概如下：

富有的彭大將很快樂的家庭住在挪威北部的鄉間，在寒冽的風與雪的環境裏，他的家裏永是暖烘烘「如登春台」；他和他的家族是生活在「陽光」之內的。和彭大將的境况絕對相反的，有列斯大佐的家庭；他們都是生活在「黑影」內的。這位列斯大佐本是一個退職軍官，他的命運和「許多挪威軍官一般，當初未嘗不抱着前進的努力與夢想，」但是時間過去了，地位却不進，後來只好受了很少的一點養老金來這鄉裏過他的愁慘生活。列斯大佐本來也是和彭大將一樣的是陸軍大學的同學，兩人在校時本就是對敵，但是彭大將早已高升了；列斯大佐很疑心是彭大將從中阻撓他的升官，其實不然。現在他們又同住了一個鄉裏了。

彭大將是極想和大佐棄却舊怨，從新做朋友；他的女兒——櫻格——和大

佐的女兒愛斯屈利又是同學，而且相好的，彭大將一家是極願意和大佐這一家來往的。然而大佐久蓄的怨恨阻止他和彭大將做朋友，並且禁止自己的兒女到他家裏。愛斯屈利每逢到彭大將家裏，總是瞞過父親的；後來她和彭大將的兒子有戀愛了，——自然他也愛她——也是瞞着父親的。她的生活是向着「陽光」了，不幸另有一個人來做她的情敵，她於是終於失敗。

從表面上看來，人生前半是滿裝着「笑」「光明」「音樂」和「跳舞」，後半是浸染了「陰鬱」與「風波」——愛斯屈利的失敗；——但是這正好像是『秋風吹到湖上，使水面暫時的增了一層黑暗』罷了，失敗的愛斯屈利乘了個帆船出發，正象徵人生的光明，即在彼岸；人類的命運，正和愛斯屈利的一樣：過去是陰暗；現在是空幻的光明的一閃剛剛過去，所以也現出陰暗；但將來却有真的光明等着你自去找來呵！

包以爾著作的大概面目。人生可以做個代表；但是最近他發表了一本小說“Dyrendal”却別具風味，所以現在也把他解說一下。

在這本蒂倫達爾中，包以爾不再把書中的人物作爲象徵了；澈頭澈尾的寫實色采顯然隨處可見。這是一部描寫德倫的英——他生身之鄉——農人生活的小說。書中主人翁是個女人，名瑪柴，一家小康農家的女兒。她本已和一個官吏訂了婚約，後來因爲那官吏另愛了一個富的女郎，瑪柴就被棄了。瑪柴遭此不幸，又加之家庭內的變故，幾乎欲「墮落」；於是她斷然把自己的身子許與一個卑鄙——却是有錢——的馬販海斯。她這行爲，含有兩個目的，一是要嘔羞從前的戀人某官吏，二是要恢復她娘家的厄運。事情很順遂的都辦成功了。却是第三個慾望又擾動她使不稱心滿意。這個慾望就是欲個兒子來「娛樂膝下」。因爲海斯的

生意愈好，產業愈多，便愈覺得有個兒子的必要；却是瑪柴自己偏偏不生育。

最後，瑪柴對於自己失望了，於是打算過繼一個螟蛉子；她有一個窮苦的姊姊，有一個兒子，年紀有四歲了，一向是不往來的，現在被瑪柴想到了，便欲討這個小孩子來做兒子。四歲的孩子當然是戀着自己的娘的，瑪柴用了許多方法哄騙他，他總是不肯住下。但是，瑪柴的姊姊另有一個十歲的大孩子倒很願意到瑪柴家裏，所以便把十歲的尼爾帶了去。這尼爾又是個極淘氣極沒良心的孩子，包以爾描寫瑪柴用種種方法管教哄騙尼爾的一段文字，真本色到了極點。求子的心使她變為很能忍耐的女人，而且忘了尼爾的不肖。她和海斯為尼爾娶親，並且真個把所有的田地——就叫做蒂倫達爾的——都給了尼爾夫婦，只剩一座茅屋自己住；但是結果反惹起了一場痛苦的口角。

瑪柴在尼爾身上是失望了，却又另有一個希望橫插進來；原來海斯未娶瑪



柴的時候，曾和另一女子戀愛，後來這女子到美洲去，生下一個孩子，就是海斯生的。現在這少年——已經是製造家了——到挪威來，瑪柴預備滿腔的熱忱去歡迎他。『現在真有個兒子了』——這是瑪柴最後的希望！然而這希想終於幻化；因為這個少年一見了這兩個老農人，就覺得他們中間是沒有一些共通的，不再來第二次了。

據一般批評家看來，蒂倫達爾也是包以爾的一部傑作；他所表現的農人思想不但完全是忠實的人生寫照，而且對於人生的意義也穩穩約約的詰問而求解答，不過只是限於一部分罷了。

## 包以爾傳

挪威 卡特 著

沈澤民譯

包以爾(Johan Bojer)是一八七二年三月六日在德倫的英(Trondhjem)鄰近的奧克特爾蘇倫(Orkedalsoren)地方生的。他和史特林褒一樣，是一個侍婢所生的兒子；因他的母親不能留他，所以一生下來就被寄到鄉間去養活。他的幼年便大部分是在列森(Rissen)江峽的那一岸萊因克魯斯特拉脫(Reinsk. Løstret)產業上，一個名叫愛利亞·法以登的人的茅屋中過去的；他在那邊生長着，在這地方一般孩子所共處的情形之下。他在峽江邊上捕魚，夏天在田野中間放牛，並且一星期到學校裏去一次，在那裏留上兩天。星期日，也是和大人們一同到教堂中去的；每到晚上，圍了爐火，他便是聽着侖底老姆講那些神仙故事。

和踏車人的故事諸如他後來用老故事 (Gamle Historier) 一個名稱收着的那些故事之類。據說，侖底老姆，是親自看見過這些小小人物的，所以她非常相信他們是的確有的。

包以爾年紀大到十五歲，他設法進了特布台爾 (Dybdahl) 的鄉塾，在那邊，他頭一回聽到有所謂文學和詩歌這一類的東西。據包以爾說，特布台爾自己就是『火光和霹靂』他朗誦 “Peer Gynt” (按此乃丹麥大文豪約柯伯生的傑作) 的時候，聽的人個個弄到涕泗滂沱。

這個時期很短，畢業以後，包以爾去在一個富裕的農人名叫愛特里亞·法林的那邊服役，在那邊，他得到機會從要害處去觀察政治事業。例如他在遊行隊 (Et Folketog) 中所描寫的那種選舉者的大集會，其中的厄爾門 (Ullman) 用這樣勁兒開始演說，甚至把一個貓『嚇得逃到樹林裏去，永久不回來』的會集，也

是在那里舉行的。包以爾那時所讀的書是聖書和『議會官報』(Parliamentary Gazette)得空的時候他就試作頌聖詩，而當獨自在林木中的時候，他便向樹林作政治的演說。

不多時，求學的衝動禁遏不住了，於是十八歲上，他得到許可，進了德倫的英一個專為一般未入流的軍官設的學校，這學校不但學費免收並且膳宿和衣服都免費的。在校三年之內，他老是忙着拾取智識。他曾和一個旅館茶房一同念英文——這茶房是後來因為殺人入獄的——並且每遇城中有公共演講的時候，他總是風雨無阻的去聽，其中有李西德爾，(Richter 當時是主任，後來成為包以爾的批評者和朋友)所講的歐洲文學史一門。

當在德倫的英的時候，他聽了海爾門·斑格(Herman Bang)和哈姆生(Knut Hamsun)兩個人的兩次演講。這兩次演講給了他一個非常強烈的印

象，使他心胸豁然開朗，頓然生起了對於將來的慾望。直到那時爲止，他打着一個牢牢的主意，一心想要在一個美麗的地方做一個農場主，——又想做一個小兵官，由是而爬到大將的高位。但是現在，這兩種野心都被一個更大的思想所壓倒了——要做一個詩人。

但是這種思想，暫時亦只得算是一個將來的夢想，因爲他必須用全力去求一個生活方法。從這個軍官學校出來以後，他學了一門商業，第二年就試了好幾種行業；也在陸福羣島 (Lofot Islands) 上做過漁人，也曾做過第一個代理人，也會做過縫衣機器的經售商人。有一個時候，他在德倫的英的一家商店中當過伙計，可是很不稱職。他在辦公時間內念起法文文法來，在忙得不堪的時候做起詩來。他常常累夜的計劃一篇小說或一篇戲劇，第二天起來做事是昏頭昏腦的，因此他的帳簿便寫得糟極了。

在這幾年中他出了兩篇處女作，一是戲劇 *En Moder*（一個母親——一八九四）一本是小說 *Helga*（一八九五）裏面講的是一個少年偷盜東西去幫助他的母親，後來被人曉得以至自殺的事。這個劇本是被瑞典的演劇家猶格爾勃萊支（*Fugelbrecht*）在德倫的英演過的。試演的結果竟不壞，於是送了著作者六百個「克羅能」*Helga* 被收受的情形也是很可滿意的。那是德倫的英本地的一件故事，雖然不必是一個多大出色而且獨創的作品，然而體裁極好，情調也很自然。

包以爾從此變成一個著作家了，他的衣袋裏有了第一次的名譽酬金，生活無憂，就開始作一個長途旅行，先到古本哈琴（*Copenhagen*），然後到巴黎。這筆錢用完了，他就和奧勃斯脫夫爾特爾（*Obstfelder*）兩個步行到阿姆斯特透但姆（*Amsterdam*）從那里搭趁一個帆船回家，他們在草堆下面睡覺，東西也吃得很

少，可是在比利時和荷蘭的各大城中的時候，他們卻飽裝了藝術的糧食了——奧勃斯脫夫爾特爾講解着，包以爾聽受着。

第二年冬天，包以爾到了古本哈琴，在那里替一個德倫的英的廣告家做通訊，五個「克羅能」一篇。他又在霍夫定 (Hoffding) 和凡爾特凡特爾 (Vaid Vedel) 教書，把許多時光消磨在皇家圖書館裏面。一八九六年，他身無半文的回到挪威，但是在本鄉的列森城內找到一個位置，確實能使他不化一個錢而生活下去。是在那邊，他把他的小說遊行隊作成的，但是因為要到克利斯丁那 (Christiania) 去找一個發行人，竟把他所有的東西零零碎碎的典押光了。幸而到了那兒以後，這篇小說立刻受了歡迎；他震動了一時的耳目，得了各方面的承認，尤其是其在阿納·茄包以 Arne Garborg 極端讚美了他一番以後。這書不多時就印了第二版；借來的錢都還清了，將來的生活又有一些時可以穩定過去了。

以後的幾年內，他產出了許多神仙故事的搜集本，在教堂場門口（Paa

Kirkevie）是一八九七年出版的，葦中的風（RorFoiterne）是一八九八年出版的，這兩種著作，第一種再版四次，第二種再版兩次。這些故事，在情調和價值方面都不一律，有一些是草率寫成的，其餘的，或以思想見長，或以表現的抒情的意味佔勝，都值得讀一下。但是夠得上那後來搜集成功的一冊『白鳥』的程度的作品，這裏面却很少很少。除此以外，包以爾在這時候還會做了兩篇劇本，一篇是叫做死人島（Granholmen）——一八九五，一篇是叫做哲人奧洛甫（Hellig Olov）——一八九七，可是都沒有值得說起的價值。

一八九九年包以爾娶了萊琪（Colonel Lange）的女兒愛倫（Ellen Lange），他們倆生的孩子是一九〇二年出世的沙拉（Thora），一九〇三年出世的萊提

·佛頓（Landi Faeten 是依照包以爾的親愛的繼母的名字取名的）和一



九〇五年出世的哈爾伐特(Halvard)。這幾年中間，他過了一種漫遊生涯。他在法國住了五年，在意大利住了三年，在丹麥，在德國，和在英國，也住了好些時候。是到了一九〇七這一年，他纔在挪威生一個堅固的根蒂的，先是在木以松(Mjøson)相近的衣哇凡克(Gjovik)住了兩年，然後是在克利斯丁那相近的拔克拉以脫(Bækkelaget)住了兩年，末了，因為要攝養身子，又在格特布萊斯達倫(Gudbrandsdalen)的哈班復思(Harpefoss)住了四年。一九一五年，他在伐爾斯塔特(Hvalstad)，一個在克利斯丁那之南相隔有二哩遠近的地方，買了一塊地皮，自己造了一所房子，於是，一個久長的家庭建立起來了。

包以爾是只在夏天作文章的。到冬天，他是讀書：他那種求知慾，在他少年時候會迫他向上，到他壯年以來也從不曾離開他，而在那已往的許多年中，他已經變成個博識深知的人了。他通了許多偏僻的學問，對於他本國的古典文學，也不

是門外漢。

包以爾著作中最能代表作者自己的三個男子，都有一種共同的重要性格。在人生 (Liv) 中的畫家 Tangen，三個之中最能代表的一個，是『愈到晚年，愈有做少年的慾望和機會』的。Sigurd Braa 說他自己的話是：『我二十歲的時候是有點衰老了，三十歲的時候反念拉丁文了，四十歲的時候剛好進跳舞學校。明年我一定當真要變成少年了。』而當老饕 (Den Store Hunger) 中的 Peer Holm 從埃及回來，結了婚的時候，書中告訴咱們說，凡是少年，若二十三十之間不會有過自由的機會，必然有一天要突然迸發出來而不可制止的。

對於這三個人，少年時代都是像一個印度的夏日一樣，長久壓抑着的感情，終要以一個春潮怒漲之勢淹沒兩面的隄岸；他們都覺得要賠補的事太多，於是

對於人生的樂趣便要大嚼狂吞了。

咱們這個著作家，不用說，是多少有這麼一點特性的。包以爾年輕時奮鬥得利害。凡大多數人能在兒童時代學到的一切知識，他都要到成爲少年人時才得學到，而且那種維持生存和努力上進的堅苦的奮鬥，又不過是在他精神上多添幾個痕跡。而況他的時代的全部精神的財物，又全不是能替少年人買到人生快樂的財物呵。Dr. Hoeh 在人生中有一句從心肺裏掏出來的話可以代表這時代的精神，他說：『你看呢，Miss Rüs，（書中的 Astrid 姑娘）你那時代比我們的時代多了一雙能看美的事物的眼睛。我們是和佐拉和易卜生一齊長大的，我們所學着去評價的那些真理，是痛苦的和不快的真理。現在，我方才吃驚地曉得，原來蘋果樹和栗樹一向總是年年開了滿樹的花朶。但是在我們少年人所居住的一切抽象問題的世界裏面，可連一小片綠葉都沒有呵！』

包以爾自己的著作，也是有好幾年特顯着討論抽象問題的色彩的，但是幸而一天，不知怎樣的睜開眼來看見了那些蘋果樹的花和栗樹的美，於是他喜歡雀躍到陶醉了，於是他所著的書一本比一本更豐富而且充滿了美和歡喜了。

包以爾的著作中充滿着相反的情調。一種是光明的，一種是沉鬱的，相映得非常強烈，幾乎要使人把他的書歸成『光明』的和『沉鬱』的兩類。他的著作自然而然的有三個時期，而三期中的前兩期，沉鬱悲哀的質素要比較的強得多。第一期中，他是專門刻劃那班政容和描寫政界的腐敗的，以下的一期中，他更把這些同樣的問題精密結構而擴張到其他的疆域裏面去，而繪畫了許多這樣或那樣失敗了而粉碎破裂的人格。固然在這兩期中，也都有『光明』的人物給我們看見，但是這些光明人物成爲主要的質素，總要到第三期。到那時，人生的快樂和樂觀思想到底得勝了，於是他的筆在人們的心中剔出了寬恕和大度的性質來，而把

他的著作戴上一副頌讚詩歌的容貌。

以上一篇譯挪威人卡特 (Cath) 所著包以爾傳 (Johan Bojer: The Man and His Works) 英譯的第一章；該英譯乃一九二一年出版，原本在一九一七年出版，爲挪威文著作最詳之包以爾傳。

## 包以爾著作中的人物

挪威 卡特 著

沈澤民譯

一個著作家要把他的人物描寫出來給人家看，他必須先分出什麼是要緊的，什麼是不不要緊的。他總不能跟在他書中主人公的後面，一刻不離，亦步亦趨的，把件件細微的事都描寫出來。他要有剪裁。

然而這種剪裁卻有兩個方法。

把全幅圖畫刪的刪，削的削，去了一切細節，只剩下幾條大書特書的綱要——就是說，用簡勁的幾筆述盡了主人公的身世——這是一個方法。

但是拿起幾個重要而且非常的情節來瑣細描寫，也可以表出主人公的神情身世來的。中間的經過是略去的了，不過為貫串起見，凡重要的境遇和事情都

須要敘述完全。這樣子，是使得讀的人不僅是看一個簡略的報告，並且有機會親眼看見，親耳聽見。

在現代的小說中，差不多本本都是兩法並用的。作者每每把幾個情節細細描摹，而把情節與情節之間的經過用敘述法報告一下。不過在全書之中，那些細描的情節是差不多常常立在最前面的地位，而且是全書最活動最有生命的部分。

這樣的一個情節，有他自己的趣味和價值，是顯然的事，但是在這以外，他還可以做全體的關鍵；他能夠把動作向前推進一步；他能夠幫着描寫出主人公的發展來，或使他得一個機會顯露出另一方面的性格。然而瑣細的情節描寫還可以作象徵的用處，他可以用一種比平常象徵兩個字更深的意義，去把一個全性格或一段全發展逼真地體貼出來。正是這樣一種瑣細的情節描寫的象徵的用

法，是包以爾作風的一個特色。

咱們剛才講過，包以爾若要描畫一個窮苦的農人的時候，他總是把許多小影溶化成一個，若他要描寫一個報館或一個婦女問題的時候，他也總是用同樣的法子，把許多現象緊縮起來，成一幅小小的圖畫，象徵在一個人物身上。

但是他也不就此算數的，就在這緊縮之後，他還要更加把他緊縮，而把他所要描寫的人物用象徵的配景法去放在一個非常有伸縮性的地位。譬如那個報館，是用卡爾斯（Kahrs）一個人來象徵的，而卡爾斯在他的書中又是站在秘密投票箱的地方，用他那雙老鷹眼睛，搜索似的向人瞬視，逼着那些趑趄不敢決斷的人順從他的意思投票。他在那個鎮上所有的作威作福的氣勢，在這一幅肅靜的圖畫中一齊映射出來了。這種手筆咱們可以在他的著作中找到又找到：他的人物，大多數都只出現一次，或不止一次，在一充分響着他們的鄉土情調而且足



以象徵他們的內心生活或命運的地位。

巡遊隊拿彼得·海格和其餘的人結尾的時候，他們唱着國歌，盲目地向急湍衝去，這顯然不是一個偶然的結局；這是一種要想在一個場面中，彷彿燒點一樣，把全書的精義一齊歸聚攏來的嘗試。但是，除了這個例子而外，尤其是在兩部別的書中，這種象徵方法在敘事文中也刻着印記。

咱們看見過了，撒謊爾·伯倫德(Samuel Brandt)開始儼然是一個誠篤的理想家，但是他的獨立性質和意志力不能拒抗政黨的控制；他被征服了，失節了，結果是騙了自己又騙了衆人。那一幅刻毒的佈景，象徵着他的全發展的，便是他的第一次上臺演說，他在臺上，開始是說他心裏所要說的話，但是慢慢的，被那在他前面的羣衆搖動了，竟說了些他們所盼望和聽慣的話。於是，等到事情完全過去，他不禁痛罵自己而且失望了。『他覺得在那演說席上彷彿站了一生一世。』

實在的，因為他自己的緣故，他「是」等於那樣。

萊阿(Leg)的故事中特別有兩幅景緻。一幅是她工作開始時，一天，出去看她的新田地時的高興。『慢慢地，彷彿祈禱似的，她走着；這當然是可喜的；一個新的歡樂又充滿了她的胸際了；這彷彿是大地已經自己和她有了交通，而正在用一個奇絕的陶醉的力量溶落地透進她的軀體一樣。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那時是在播她自己的將來的種，她信託着大地，播下她自己她孩子們的命運的種子，而每當她撒下一把穀子的時候，她便覺得彷彿是祈禱着上帝，說，幸福是要從這種動作中間來的呵。雖然一面是在走着播她的種，她心中的欣喜漸漸變成雀躍了，於是，彷彿馬東那一般，她逡巡進退而逡巡進退地撒着，把種子獻給那第一回得到了結果實的祝福的處女地的軀體』（處女地乃未經墾種的地）。

播種既畢，她在一塊石上坐下，於是包以爾給咱們一個典型的一羣，正像佐

拉——尤其是在他晚年期的著作中——的一樣，他寫着道：『彷彿覺到了她必須非常強有力似的，她就喚她的孩子們聚攏來像母雞聚攏她的雛雞一樣。這班小勞働者在他們母親的撫愛之下，忽然迸發出一個歡樂的呼嘯來了，他們扳住她的臂膀，爬到她的膝上，偎傍她的胸膛，攀登她的背脊，牽住她的頸項，直到他們最後似乎身軀、靈魂、愛情都溶合爲一，不復可辨，歡喜而且愛撫，一齊在那愛中之愛的字中迸出聲來道：「姆呀！姆呀！」』

還有的那一幅是萊阿的八十誕辰，像佐拉的豐饒中的「金剛石的一對」一般，坐着望她那一羣羣的兒孫，和那從前是她的祝福者而今日已被她的祝福的流水的泛濫遠遠超過着的教區的全面積。

『她的生命，開始時不過像一粒穀子，到她兒女們手裏，這穀子變成一個穗了——從這一穗裏面繁殖出一畝的茂稻來。她豈不是不朽了麼？』

在這兩幅佈景——竟可以說是兩幅畫——的中間藏着萊阿的一生，而這一生中，又藏着她的命運；她的欣喜無量的氣力；和她的工作，和她的教育的好結果。

一切這些有象徵意味的境地中，最有生命，印象最強烈的境地，恐怕是在無窮期的爭攘一篇中。蘭德特將死時候，他奄奄一息他躺着，而他的三個兒子在隔壁房中守候的一幅景象了。在那一息兒中，他們都像是各人的心的權力的代表，又同時，像是被互相的敵愾心所撕裂，被緊張的心理所困的活人，因為他們都在等着他們父親臨死的分派。於是，病人的房門開了，那垂死的父親，因為跛足，一年零一日以來不曾能走路，穿了他那白色的夜袍站在那兒了。這三兄弟見了，臉都白到死人一樣，噤口無聲，因為他們覺得他的來彷彿是一個審判他們的無窮期的爭鬭的審判者。但是那父親穩固而又挺直的穿過房來，把他的名字填在卡

爾斯頓 (Carsten) 的文書上，伸手給了他。他一生的所有，他的對實際工作的祝福，都給了他了，而同時，宣告了其餘兩個兒子的死刑。然後他力竭了，他跟蹌一下，而卡爾斯頓，那得福的一個，兩臂扶了他的死父到床裏面。

這全幅景象中有一種非常的力量；個個字，個個動作都緊湊合拍。再要比這強烈或動人的手腕，著者也沒有了，若他要在這中間寫出他隱藏着的思想。

〔譯自卡特的包以爾傳第四章〕

## 包以爾的人生觀

沈雁冰

包以爾自己最得意的短篇小說——後來又改作爲劇本——愛情的眼睛  
(Kjaerligheden's Oine) 裏講一段理想的故事如下：

從前有個女郎，長的非常美麗；性情又極和柔；她的一言一笑，都有快樂的祥光射出來，普照四圍；自然界的一切現象，因了她的美而更加美麗可愛；凡遇着她的人，不論老少貧苦，都忘了自己的「生之悲哀」而覺得「生之快樂」了。

但是黑暗的影子來了！一場火災，把她的美臉燬壞了；她的臉上滿是紅癍，大人見了，掩面而避，小孩見了，大聲驚啼。她所到的地方，自然的美景滅了

色歡樂的心兒忽地變爲憂愁。她處在這逆境，性情也變成多疑而暴躁了。每聽得人笑，便猜疑他們是笑自己；見人私下議論，便以爲是議論自己；她憎恨人生極了，她不願意見人，她以爲世人都是壞的；她愈煩悶，愈猜疑，性情愈暴躁善怒，終至塊然孤立，爲人人所憎恨了。

於是忽又遇見了一個轉機：一個盲了眼的男朋友，從遠處來了；他未盲時見過她美貌的臉，毫不知道這美貌的臉現在已經燬壞了。他腦中的印象，純然還是天仙般的她的臉面。他來後就表示戀愛，她也愛他；因爲這愛，她對人生又樂觀了。後來有人對他說，她的臉已經燬壞，他毫不爲意。在他一面，她還是一個她，從前的和後來的，並沒有分別。

包以爾這篇短短的小說裏就包含着他的人生觀！這個人生觀，貫注在包以

爾其他一切的著作裏，無往而不在。他的人生他的偉大的餓者他的世界之面那三部長篇傑作，雖然描寫點廣闊了許多，——他彷彿用了深豔的顏色抹在廣幅的畫布上——都是發揮他這人生觀的。他以為悲觀與樂觀——或是用他的字，「光明」與「黑影」——祇是一件東西的兩方面。人生的前途，處處有荆棘，處處有黑暗，然而同時又無處不有光明，不有快樂。怎樣的由黑暗到光明，由光明到黑暗。全在主觀心理上的轉移。包以爾以為這主觀心理變換的原動力是戀愛！戀愛使人忘了世界的醜惡，使人負荷重大困苦而不自覺痛苦。他用這「戀愛」兩字，又是象徵的屠格涅甫借戀愛事情以暗射當時青年的人生觀，包以爾借戀愛來影射「生之要求」的努力。他在葦中的風（Roi-Portaine）裏說依爾伐因情愛而繫獄中，歷盡艱苦，尚說『我在許多年中所愛的痛苦，怎比得上一小時內所享的快樂。只要我曾在烏瑪爾的懷抱中一秒鐘，我在此地所受的一切痛苦便都抵消了。』



在火葦裏他說那兩個朝山進香的修道人中的一個怎樣因爲在半途上遇見了一個美婦人而改變思想，更顯明的說出他的意見。當阿爾豐諾（修道人之一）看見伊爾秦取一根玫瑰花枝，摘去玫瑰花，留着刺棘，把來作成頭箍，戴在額上的時候，他也取一條玫瑰花枝來，卻削去了刺棘，只留着花，也把他作成頭箍，戴在額上，而且跪着謝上帝，因爲世界上有玫瑰。

人生有光明與黑暗，正像一枝玫瑰上，長着刺，也長着美麗的花；有些人只見刺，不見了花，這是他個人的不幸，不是玫瑰的不名譽。生活的路子，本是坦蕩而光明的，有些人只覺得他是窄狹而黑暗，因爲他們自要去尋窄狹，自尋黑暗，他們見的人生不是人生的真面目呵；而他們所以不能見人生的真面目，就因爲他們缺乏了「生之要求」的努力；這「生之要求」的努力，包以爾用書中人物的具體行爲來解釋，就是愛！

包以爾又從「戀愛創造光明」推論，以爲罪惡所生的結果仍是罪惡。恨的結果也仍是恨，驕傲的結果是自悔，投在生活的黑影裏的人們大都因爲自己不能先愛人先恕人；這層意思，他在愛情的眼內借女郎說得很明白，女郎失了美貌後，先自猜疑，先自恨人，故得到被厭被憎的結果。他在世界的面裏又說：世界的面上，布滿了種種害人迷人的東西，人生的前途真是步步荆棘，但是這些布滿於世界的罪惡是何處來的呢？他說，這是人類自己種下去的！現代的人類必須負荷過去人類的罪惡，這是現代人生可悲的一面；但是正像愛情的眼裏的女郎，現代人的命運不是一定沒有救的；只要能自新！

這就是包以爾的人生觀。

這種新理想主義的精神，在哈姆生的作品以及拉綺爾羅孚的作品裏都看得出來，但是在包以爾的作品裏，尤爲明顯！

# 包以爾著作之英譯本

沈雁冰

1. God and Woman (Dyrendal)
2. The Great Hunger (Hodder and Stoughton)
3. The Face of the World ( , , , )
4. Treacherous Ground (Moffat, Yard & Co.)
5. The Power of a Lie ( , , , )
6. Life ( , , , )
7. Our Kingdom (Hodder & Stoughton)
8. The Prisoner Who Song (Dial, Apr.-June, 1921)

## 卡利奧森在天上

挪威 包以爾 著

冬芬譯

卡利奧森嫁了彼得奧森。他們一同斬伐樹木，把林地開墾成小小的農田，困倦地睡在他們的大而闊的床裏，這樣很久了。他們並排着拉犁，勤力而輕鬆，像兩匹好的耕馬；他們以爲凡到了這一個身上的事決不會不也到那一個的身上。彼得曾經到鎮上去喝了酒，回來打他的妻，這事確乎有的，但是第二天他懊悔得什麼似的，竟自打自了。

有一天，卡利病倒在床裏，彼得坐在一個矮橈上，在伊旁邊，而且一遍一遍的問，是不是伊覺得好一些了。伊亦一遍一遍回答，說現在覺得好些了；但是後來彼得看他的妻實在病得凶，最好還是先去找個牧師來。

那一天夜裏，卡利忽然見坐在伊床邊的，不是彼得，卻是一個穿白衣的人，他是來勾伊去的；於是伊不禁哭起來，而且求道：『不，不！我寧願和彼得同住呵！』

『你說些什麼？』伊的丈夫問了，他正坐在旁邊看守伊。

但是卡利終於看見這白衣人展開他的一雙翼，而且聽得他說：『現在，卡利，你必須和我去了。』於是卡利迫得和他同去了，因為他挾伊而起，在他的臂間。他們出了那茅屋，就升到空中，於是奧森家的房屋一點一點的小起來；過去了太陽與衆星，更遠更遠的向前。於是卡利又開始哭泣而且抱怨，但是那不知者揩乾了伊的眼淚而且說：『寬心罷，因為而今你的一切困厄都到了盡頭了啊。』

『呵，我從前纔真是快活呢，』卡利說。『彼得呢——真個放他獨個兒在那裏，他是那樣的老而且衰弱啊？』

『上帝會照顧他呢，』那不識者說。『你快活你的立刻就要到樂園罷。』

卡利試要快活起來，因為伊本來也常常存心做好，想在死後升到天堂的；但是同時伊不能不惦念，彼得莫要忘却修補羊的頸繩罷。

後來他們到底止步在一扇巨大的金門前，這門比縣官府上的門要大得多，他們走進門而且穿過一個花園，這園裏有無數的小孩正在游玩。在這些小孩中間，卡利認識一個鄰家的孩子，是猩紅症裏死了的，於是伊不禁對自己說：『如果再回到陽間，我定要告訴那個娘，說伊的小寶貝是很快活呢。』但是這又使伊想起了伊自己的小孩們尚在陽間的，或者此刻他們正在尋覓娘呢。

忽然他們走上一座山了，這山有石階和小的白房子，極像伊從前在什麼畫片上看見過的。那邊站在門口的，可不是伊的哥哥麼——他在世間是那樣的貧苦而且可憐的啊！現在看去他却是很快活的了，卡利叫他：『你安好呵，烏拉！』

『什麼，是你呀，卡利？』伊的哥哥說。『這是我的家』他接着說，『如今我沒有』

賦稅和債款的追逼了。我有許多的食物和燃料，謝謝上帝，而且我也無須做得要死，去綑補我的場面了。你見着萬能的主時，千萬別忘了朝這里看呀。」

卡利委實感動了，但是伊又想：『可憐的彼得！他將獨個兒在世間，受苦受難和從前一樣。』

終於他們走到了山頂了，這里有萬能的主底自己的房子在着。這房子比伊從前所見的鎮上的大教堂大得多。萬能的主，穿了主教的長袍，正從外面進來，但看見了伊時，就立定了腳。

卡利渾身抖起來了，因為伊曾聽人說，萬能的主是極嚴厲的，而且伊知道自己已有許多事都是不應該的。於是伊低垂了眼，縮了手，靜靜的站着。

『唔，你安好呵，卡利！』真出伊的意外，伊竟聽得萬能的主親口對伊這樣溫柔的說了。『歡迎到天上呵！來和我握手罷，照我們這裏的習慣。』

卡利畏畏縮縮的走上前去，却屈了膝跪下，開始哭了，因為伊想來這是太好了，對於一個可憐的有罪者，像伊那樣的。

『起來，我的孩子呵！』萬能的主說，而且揩乾了伊的眼淚，告訴伊，現在必須快快活活了，因為在這裡天上，一切伊的憂愁都變成了快樂和幸福了。

卡利這纔有了勇氣說話：『你千萬不要當我是吃過苦楚的呵。只有那些壞人，說彼得打過我，並且我不記得彼得到鎮裏喝過一滴酒。他待我極好極和氣，我們一塊兒過得很快活，我簡直不記得我們曾經拌過嘴呢。』

『你替你丈夫說得這樣的好，你是不錯的應當的。』萬能的主說。『但是現在你必須和那個天使同去，到樂園裏去看看，決定你在這裡要做的事和你要的東西；因為這是這裡的習慣，各人隨自己的喜歡去做什麼，要什麼。』

『呵，』卡利想，『和我最合式的，不會很多的；』但是勾了伊來的天使要帶伊



走了，於是他們下山去，但是從那一面的路下去了，他們穿過小小的湖沼，天上的光照出這些湖水是玫瑰色的，水上有白鵝的羣，鳴聲的美麗比伊從來聽過的一切美音要美得多。天使告訴伊，這些鵝兒在世間也是人類，而且都是有唱歌的天才的，但是沒有錢去學習音樂，所以萬能的主特使他們死後變為鵝，讓他們儘量唱，隨自己的喜歡唱得怎樣的美麗。沿着湖岸，卡利又見有許多的水蓮在波間搖擺，張開的花蕊都向着天。天使又告訴伊，這些水蓮大概本是婦女居多，他們在世時是有詩才的，但是永不曾得機會發洩，所以萬能的主降福於他們，使他們變成這個樣子。在水蓮中間飛翔的蝴蝶就是萬能的主底思想，時時輕掠或停止在花瓣上一會兒的。

於是天使問卡利喜歡做一隻鵝兒呢還是做一朵水蓮。

『啊呀，好福；但是都不要！』伊說，因為伊又想起彼得了；猜想起來，將來總有

一天，他也要來這里啊，如果伊變成了水蓮，豈不是未必認得伊了。

天使又指點另一個湖給伊看，在這湖裏，漂浮着白色的和紅色的小船，船裏滿載着鮮衣美服的人，都玩着樂器。而且伊又看見一個花園，園裏有青年的男女跳舞，用了銷魂的眼波互相勾逗。這些青年男女，在世間本是成對，而又被拆開了，所以到這里來又配成對；女郎們在世間是平庸凡陋的，到這里便成了最美麗的，每次跳舞，必少不了伊。

天使問卡利喜歡生活在湖裏的一隻船上呢，還是喜歡變成了青年而美麗，在他們跳舞者中間。但是卡利都不喜歡。而現在伊又想起自己家中的馬草該收割了，彼得獨個兒怎樣對付得來！

於是卡利看見一個大宴會，人們坐在豐富地陳設着的桌子旁邊吃喝。他們大都有玫瑰花插在頭髮上，而且穿了綢緞和絲絨的衣服，他們互相偎倚，互相祝

頌乾了一杯又一杯，而且笑笑的這樣響，很遠處也都聽得。天使說他們大半在世間是苦人，像這樣的盛宴是他們最大的希求，因此現在他們得到他們所要的。卡利又看見另一個花園，在這園裏，身材苗條的婦人攜着雄糾糾的男子在狹狹的草徑裏踱着走，大樹和灌木的枝葉剛好把這些一對一對的隔開而且遮蓋了，這正是他們所需要的。他們都低聲說着情話，互相偎抱，低歎而且接吻，而且說着情愛永久堅固的誓言；他們是這樣的快樂，樂園裏其餘的一切事，他們全都忘記了。天使於是問卡利可喜歡這樣的生活，但是卡利回答：『呵，真福氣啊，但是不要。我如今是太老，不配做這些沒意思的事了！』伊想要說：如果讓伊自挑個職業啊，伊是喜歡拿了幾磅的羊毛坐下紡起來；（羊毛可以紡成線的——譯者）但是伊又怕這些事，天上是用不着的。

天使又指給卡利看一大堆的男人和女人正討論複雜的問題，付之表決，而

且投票互舉主席；天使說這些事就是這些人在世時所想慕的，所以讓他們拿這些事來自娛，度過悠久的歲月。似乎他們真是快樂極了，他們的臉上都放射出光采來，像是些小的太陽。

雖則如此，卡利還是搖頭不願，說這些事是伊所永遠不懂的。

最後，天使給伊看一個花園，園裏有許多的婦女，都忙着照料些小孩子。天使說，這些婦女有的是生過孩子而在世時夭折了的，如今在這裡又都找到了，有的是永遠不曾生過孩子，大概都是因為他們並沒有嫁人；但是現在他們都有了他們所夢想的孩子，乳哺他們，拍着他們睡，替他們洗浴，替他們穿衣，並且想不到天上也會有的這些快樂，竟然都有了。

雖則如此，卡利卻想起在世間的自己的孩子既已沒了母親，伊怎能有心情在這裡照看別人的孩子呢。

天使終於帶伊回到萬能的主那里的時候，只好說卡利對於任何事都拿不定主意。

『什麼！』萬能的主驚喊着說；『難道遍天上沒有一件事使你滿意麼？』

卡利屈膝跪下，而且哭出眼淚來。『呵，不是這麼說啊，卻因為一切事我都不配；但是，但是——』伊再也說不下去。

『不要怕，只管說你所要的罷，因為這里讓人人得他所需要的。』

這些話鼓起了卡利的勇氣，於是伊說：『既然如此，那麼，我最喜歡的，就是回到世間去；因為我在這里看不見彼得怎樣獨個兒拖挨過去。』

站在四周的天使們都驚視着萬能的主，因為他們從不曾聽見有人說情願丟開天堂重復到世間去。但是萬能的主僅一微笑，而且說：『敢是你意要我立刻叫你的丈夫也來這里？』

『那我真感恩極了，』卡利說，『但是這麼一來，克利斯欽和西蒙丟在世間，豈不是父母都沒有了。』

『是呀，我還有些事要你的兒子們在世間做呢，』萬能的主說。『那麼，你到底要什麼？』

『我不能回到奧森家去麼？』卡利畏縮地問。

『我想來只得讓你去了，』萬能的主說。『但是你的身體早已埋葬了，所以你去時也是沒有形了；你到那邊也不能做什麼事。』

『我願跟着彼得同走，不論他到那里；而且我願跟着孩子們去，不論他們到那里，』卡利說。『如果我能够這麼辦，我就和這裡的天使一般的快樂了。』

『哪，我想來必須讓你去了，』萬能的主很和氣的說。而且他輕輕拍伊的頭，叫天使仍帶伊回世間去。

當他們穿過雲頭下去的這樣遠，已經看得見奧森了，卡利簡直是快樂到忘了自己。遠遠的，伊就認識他們的那座黃屋，那個牛棚，和那道籬笆。黑煙正從煙囪裏往上冒，想來他們必是在煮飯哩。這時天使也就離伊自去，因為伊能夠容易地找到路了。

卡利愈走近了時，伊方知這時正是絕早的清晨。因為草地上尚鋪着露水，人們踱過田地都抗着鐮刀和鐵耙在他們的肩頭。彼得從牛棚裏出來，牽着紅肚皮的母牛，正要去裝上絡頭，接着就拿進牛奶來。可憐的人呀，今兒他不得不自去擠奶了，而這件工作他是不很在行的啊。

卡利知道彼得既不能看見伊，又不能聽見伊的，但伊仍舊跟他走進廚房，自去坐在火爐石上，看他調濾牛奶。彼得做這件事，很粗心而且不得其法。那濾器，伊看見，沒有洗乾淨，倒出牛奶的時候又潑了許多在地下，而且那燉牛奶的罐頭也

是不乾淨的。難道他，這傻子呵，不知道這樣亂弄，牛奶會立刻變酸的麼？

於是伊又跟他到臥房去，當他去喚醒兩個孩子替他們穿衣服的時候。西蒙，那個小些的，查問媽媽有沒有回家，他的爺就對他說，以後不准再多問——媽媽只要能夠回來，立刻就會回來的。卡利輕輕的拍西蒙和克利斯欽的臉頰，但是兩人卻似乎不覺得，雖然克利斯欽幾次的直着眼向伊站的地方看。

從那時起，卡利在奧森家開始一個完全新的生活了。當孩子們到林子裏去拾野柴的時候，伊跟着他們去，暗中做他們的保護。熱天時彼得去運馬草，伊跟着他，想法使得他的負載輕些。夜裏伊坐在彼得和孩子們的床邊，看他們有沒有惡夢。彼得在禮拜日早晨起身的時候，伊試想在冥冥中觸動他的思想，使他決意到教堂裏去。伊每天到牛棚裏去一次，保護母牛不生病；而當秋季，寒霜之夜來到的時候，伊在田裏奔走不歇，趕那些霜，使不觸着彼得的稻梁。



冬季將盡時，彼得決意要到鎮裏去一趟，這可使得卡利左右爲難了。伊是應該跟他去呢，還是應該留在家裏，和孩子們做伴呢？結果，伊決定留在家裏，而當孩子們想要煮自己的食物而且到牛棚裏去照看母牛的時候，伊跟着去，試要指點他們應該怎樣做。

彼得回家時，已經喝過酒了，並且打兩個孩子，正像他從前常常打伊；但是第二天，他又懊悔，正像從前常常懊悔過的，這因爲，謝謝上帝，他的良心尙未全壞。

一天，來了個不認識的女人，隨身帶着一個小包；這女人就自己作起主來，拿過廚房裏和牛棚裏的工作來做。不多幾時，卡利見彼得轉着念頭要這個女人做老婆了。『可憐的老頭兒呵！』卡利想。『難道他真想再弄一個女人麼？』伊沒奈何，只得白看着伊的衣服和棉布被那個不認識的女人使用了。春季將盡時，結婚的預備做好了，有一天，鄰舍們都帶着籃子來，取酒共飲，祝這一對快樂的新人。

孩子們都含羞地互相看着，因為他們正想着自己的娘。卡利跟着這一小隊的結婚人，賀婚人同到禮拜堂裏，坐在最後一排的椅子裏，看着彼得和另一女人結定婚姻。

『這真太壞呵！』卡利想，『甚至於他頸上的絲領巾，伊不替他弄得整齊些。大不如我從前了。』兩個孩子這時正坐在禮拜堂中部的椅子裏，睜大了詫異的眼睛看這結婚儀式，伊趕快走過去，坐在他們的中間。

『我不願再回奧森家了，』伊想，『或者萬能的主仍肯叫我回到天上罷。』但是而今以後，彼得處更用得着伊，也說不定，所以結果伊仍舊和他們同回去，而且留在那里，照常的過去。

現在，彼得家一切和從前大不同了。彼得和他的新老婆時常打架，而且兩個孩子也受到繼母的虐待，常常在床裏暗哭，直哭到睡。

可是這些事，萬能的主一一都明白的；於是有一天，一個天使下來找着卡利，問伊想不想同他回到天上去。

『呵，不想啊！』卡利說，『彼得他們如果還是照現在那樣的過活，我在天上，也是沒有一日快活的。』所以伊還是住下去，而且漸漸的倒滿意起來，因為彼得更加想着伊了，背着那個婦人，常常對兩個孩子說起伊。

一年一年過去，兩個孩子都長成了，並且在鄉裏能夠自立了。他們幹下去，一個娶了個農家女兒，承繼了一份田產，還有那一個，娶了個有錢的女子，買了隻小船和魚網，大規模的做了捕魚的行業。

那一天終於來了，彼得病倒在床上，這就是從前卡利躺着閉了眼的床，而卡利呢，坐在床沿上，時時用手去撫摸彼得的眼睛，希望他會看見伊。到底他抬眼而且向伊看了。『呵，是你麼，卡利？』他說。『是啊，謝上帝，正是我。』卡利說，『我想我們快

又要住在一處了。』

『我猜來你很有些恨我罷，因為我另弄了個女人到這屋裏來，』彼得憂愁地說。

『願萬能的主他斷然的饒宥你，和我一般，』卡利說，一面揩着眼。

『他在說昏話了，』那個女人（彼得的後妻）說，心神不定地在屋子裏走着，『我還是早些叫了牧師來為妙。』

彼得終於自由了，和卡利一同出來，門外立有一個天使，等着把他們兩人帶到天堂去。

當他們被帶到萬能的主的面前，他們互牽着手，正像從前那一天他們牽手立在祭神的壇前訂結婚約時一般。和先前一樣，萬能的主對他們喊了歡迎，並且告訴他們到四處去看看，隨意選定一種事做。

一個天使帶了他們去，把一切的繁華快樂都給他們看過；後來他們回來時，萬能的主問道：『喂，彼得與森，你和你妻決定做什麼了？』

彼得現在知道他真能夠得到他所最喜歡的了，卻微帶着遲疑的神氣，說道：『如果你有一小塊地給我們去墾種，像我們新結婚時做過的，那就是莫大的恩惠了。』

萬能的主聽着笑了，並且對一個天使說：『和他們到那塊大斬伐地（即伐去樹木而得的空地）去，給他們工具和木料，讓他們自造茅屋，他們要多少地就給多少。』於是這天使帶他們到天堂的另一部，在那里，彼得看見有生平從未見過的好地；天使問他們到底要多少地。

卡利和彼得互相看了看。『哦，』彼得說，『在世間時，我們有三頭母牛，但是現在我們有兩頭也夠了。』

於是天使給他們地，只夠養兩頭牛，並且說，他們如果還要些，只管說。聽了這話，卡利和彼得又互相看了看，心想他們現在的富足是從來沒有的。

這樣，他們就開始做工，像他們新結婚時做過的一般。彼得耕翻地土，卡利拔樹根，並且用耙推平耕起來的泥土；他們時常挺挺背，揩了揩額角上的汗珠，互相看看，而且笑。又像他們初結婚時一般，彼得是這樣的勤做，連下午的點心也不要吃；但是卡利，又像他們年少時的樣子，把彼得的下午吃的咖啡倒在一個小洋鐵杯裏，出門到田裏拿給彼得吃。當他們開始同造那茅屋時，他們決定造得和奧森的老屋一般模樣；將來他們的兒子也來了，這真好極。當他們終於有一個屋頂在他們頭上，而且又躺在他們那安適而闊的床裏，他們倆都說天堂裏的人們沒有一個比他們倆更快樂的了。

本篇原載一九二二年十二月號之 *Bookman*，原來不書明何人譯英；查包以爾於一九二二年春到美國講學，則此篇恐係用英文所著，亦未可知。但是不敢斷定。

譯者

The Short Stories Magazine Series  
**Johan Bojer**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初版

此書有著作權  
 必究

（小說月報叢刊）包以爾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輯者 小說月報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西安南京杭州  
 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長沙  
 商務印書館分館

常德衡州成都重慶廈門福州  
 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九四二九分